

圣殿之廊

●新时期小说艺术论

XIN SHI QI XIAO SHUE YI SHU LUN

● 龙潜 著

● SHENG DIAN ZHI LANG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圣殿之廊

龙潜 著

龙潜
著
二〇二二年

不以
王
冕
紅
日
斗
永
遠
快
東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殿之廊/龙潜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7-5059-3464-3

I. 圣… II. 龙… III. 理论—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172 号

书 名	圣殿之廊
作 者	龙 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济南市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千 字	304
印 数	5000 册
印 张	12
插 页	1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464-3/I·2641
定 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潮流演进概述	1
-----	-----------------	---

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启蒙主义小说。意识流挑战独尊。现代派、实验、先锋、新写实、晚生代——竟先登台。历史秩序——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

第二章	视野的拓展和结构的变异	9
-----	-------------------	---

第一节 空间的再造

结构目标的情绪化——结构内容的散文化——结构形态的象征化——结构层次的叠合化，酿成作品的高容量、含蓄性、多义性。

第二节 视野的拓展

心理支撑小说结构：容量增大——小说艺术对其它艺术特征的吸收——审美特征与传统小说不同。

第三节 结构的变异

情节结构——人物结构——心理结构。并行式——放射式——交错式。

第四节 叙述的风度

叙述风度是叙述风格和情感态度的整合。过渡：群体向个体——主观向客观——纪实向虚构。情感和叙述历程的演化轨迹。

第三章	模式与风格	39
-----	-------------	----

第一节 复合模式

人物、事件——情节模式。复合模式——两个以上形象系列，不同的层面展示世界。审美情感的活动形式

——理解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节 多样化风格

风格多样化——探索生活，探索艺术。多样化——题材领域的扩大和深入。风格流派和类型：写实风格——理想风格——象征风格。

第四章 写意手法和诗化倾向 73

第一节 写意手法

写意手法的历史。放射式结构——打破时空界线——立体刻划人物——解剖人物的多重性格——追求情节淡化——圆形人物。不确定性和非理智性。

第二节 诗化倾向

诗与象征——小说：整体性的象征方式——贯穿性的象征方式——局部性的象征方式。双重层次的艺术世界：写意的具象世界——象征的诗性世界。

第五章 感觉和感觉意象小说 88

第一节 艺术感觉

艺术感觉：真实感觉——想象感觉。艺术感觉——艺术魅力——主体情感色彩——由感觉而产生体验，由体验而生发艺术想象。联觉。超感觉。

第二节 艺术直觉

感觉——知觉——记忆——思考的程序。直觉有其特殊心理机制和心理定势。灵感——内部刺激、外部刺激。艺术直觉非潜意识。

第三节 感觉意象小说

感觉意象小说其历史。感觉意象小说——现实的世界和感觉的世界。艺术重铸：艺术视点的调整与转换——结构形态的变化——语言表达方式。

第六章 审美意识的嬗变和复合状态 108

第一节 生存本相的美

回顾审美意识变化：伤痕、反思期——寻根、现代期。从主观向客观过渡——视点下沉——正视“恶”与超越“恶”。拓宽了文学河床。

第二节 复合状态的美

内涵、人物形象、结构形态的变化。审美意识的复合状态：更新的传统审美意识——反传统审美意识——内心世界的心理逻辑——新浪漫主义审美意识。

第七章 人生意识和追怀意识 125

第一节 人生意识

文学是人生意识的心灵化和情绪化的艺术表现。社会历史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生命自然层面。小说的人生意识从本质上说是交融于生命与社会的联系。

第二节 追怀意识

五四新文学背景下的追怀意识。逆向的情感回归——复杂的困惑心态。追怀意识：是心理情绪的回归，非现实理性的回归。

第八章 世俗的诱惑 149

第一节 视野的迁移

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是从城市文学的兴起中表现出来的。世俗人文主义。审美意识：宏观——微观；政治、历史、文化——世俗生活。

第二节 迁移的现实

世俗小说——主流文学：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倾向——畸形繁荣，非理想主义文学。笔记、章回、通俗小

说的框架、章法、笔调。

第九章 禅宗文化和道家文化的渗透 163

第一节 禅宗文化的渗透

一个被忽略的命题——禅宗思维的基本特征——新时期小说形象思维对禅宗的认同和潜在同构——禅宗思维与现代主义的异同以及当代作家的主观倾斜。

第二节 道家文化的渗透

阿城——“道家的棋”与奥林匹克精神。马原——斯文赫定与混沌之气。张炜——养气之术与现代政治。

第十章 荒诞与变形 183

第一节 荒诞视界

荒诞——睁着眼的梦——奇特的心理距离——独具的传导方式。荒诞品格小说的诞生是文学全方位发展时期来临的一种表征。

第二节 变形显现

新的创作主体意识和新的文学审美思维。丰富内涵——象征意义——艺术格局。主体意识——潜化心理——深层思维——朦胧意向。

第十一章 现代主义文学 202

第一节 中国的现实

中国很难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物质生活水平的限制——缺少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哲学土壤——文化心理机制的障碍。

第二节 影响的方面

心智的启发——感知内容的变化——形式技法上的借鉴与尝试——风格承传的多元性质、精神特质的差异、现实土壤的制约。

第十二章 先锋小说的崛起与再崛起 220

第一节 历史及其评估

先锋小说出现的历史条件——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进程。先锋小说的历史轨迹——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艰难跋涉。先锋小说的成就与局限——有限的形式无限的意义。

第二节 再崛起的可能

艺术先锋的限度——先锋的再命名——存在面前的站立。关注“人”——对永恒性命题的思考是先锋小说再度崛起的唯一契机。

第十三章 语言的革命 262

第一节 “语言革命”批判

小说失语症——新古汉语——语言造型：艰难的工程——孤独的文本——语言的可能。推进了小说自身的进步——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看法。

第二节 言语义系统

言语义——运用语言时所产生的与特定语境相联系的具体意义。小说中主体表现义——小说中本体语义的实现。

第十四章 纷繁的小说流派 289

第一节 文化小说

寻根文学——文化意识。“文化——生态”小说和“文化——心态”小说。文化意识的觉醒——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忧患意识与批判色彩。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

第二节 都市小说

从生存意识出发。生存的困惑——生存的竞争。

崛起：世俗性的粗砺——散文式的随意——人与事相对的审评。都市文学向通俗化靠拢的趋势。

第三节 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

最初的困惑——传统文化的深刻眷恋和现代文化的重构向往。中期的蜕变——民族文化机制的解构。创作前景。

第四节 纪实文学

文体变化现象回顾——发展特点总结——模糊体组合——侧重宣传转向侧重审美——艺术互补——侧重认识——强化认知功能。

第十五章 永远的乡土文学 339

第一节 多元格局

走出田园风景线，寻觅失落的政治问题——走出史诗困惑，寻觅死亡诗意的悲喜剧——走出理性的精神家园，寻觅神秘的野性旷野。

第二节 现代主义倾向

现代主义——中国乡村小说。为什么闭塞的地域反而会产生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乡土小说——这种倾向的特征。

第十六章 文化代言人身份和个人化写作 357

第一节 文化代言人身份

作家的文化代言身份建立在与其族类相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追求目标上。宗教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市民写作——底层写作——个人化写作。

第二节 个人化写作

经济文化的膨胀——是一种对当下话语分割现状的挑战——社会对于个人智慧的普遍认可——“个人化”还是“个性化”。

第十七章 结语 没落与重构 374

没落：时代的阶段性发展造成了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普及——什么是小说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

重构：文学不再是工具——题材不再有周期性和蜂拥性——重视艺术直觉——宽泛的艺术选择对象

——重视艺术的感觉和艺术的发现。

主要参考文献 380

后 记 382

第一章 引言：潮流演进概述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不断涌现的小说潮流。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剧转换，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了八九十年代小说的历史化进程。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段中，来自文学外部的力量野蛮地扩大或缩小着小说的空间，但是，文学或文化系统内部的重要因素对于小说潮流的演进显然起着更加直接的作用。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纵向坐标中，梁启超等现代启蒙主义者在世纪之初所竭力标举并为“五四”及其以后数代作家认真贯彻的启蒙主义小说理念，在八十年代作家这里得到了自觉的继承，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小说流派亦对后者有着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对于八九十年代小说的形成和演进又有着更加巨大的影响。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小说从现实主义的恢复与深化，意识流的引进，现代派的出现，寻根小说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先锋小说的勃起，新写实小说的涌现，几乎重演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美世界所有重要的小说流派和潮流，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学时期。

炫惑不再，现在应该是对其进行学术评估和意义定位的时候了。

—

“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等小说潮流，在如今看来，如果充分考虑我国八十年代总体上启蒙主义的思想文化情境

及在此情境之中作家的主体动因，我们可以在整体上将其视为启蒙主义小说。实际上，这四大小说潮流，其基本主题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导，以及对理性、民主、人道的基本关切是颇为一致的。不过，在具体的小说潮流中，启蒙的重点、思路和深度却又有一定的差异。

可以说，从“伤痕”而至“反思”和“改革”小说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启蒙，三种小说潮流的更迭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启蒙的逐渐深化。“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均是在当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思想路线指导之下，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批判和对极“左”路线的历史反思中涌现出来的，这也构成了“伤痕”和“反思”小说最为基本的叙事基础，从而，思想路线之争的叙事模式便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大量的“伤痕”和“反思”小说中。“伤痕小说”中揭示的“伤痕”无不导因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在“伤痕小说”之后涌现出的“反思小说”，一方面将前者对于“文革”的政治批判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其主题内涵及书写空间也比前者更为丰富和阔大，但是，表现极“左”路线对于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造成的深重苦难仍然是“反思小说”最为基本的文学母题，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之下深入全面地反思极“左”路线的罪愆仍然是其基本的叙事前提。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逐步深入，作家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向当下，着力书写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小说”是以改革和保守的二元冲突作为其主导性的叙事模式，即使是一些未曾书写改革与保守正面冲突的“改革小说”，实际上也隐含着改革前后的对比并以此歌颂当时的改革路线。可以说，“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的基本言说正是其所处身的历史情境之下主导性的社会政治话语，其所从事的启蒙工作也只是立足于社会政治的层面。

突入历史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

类学的思考是在之后形成潮流的“寻根小说”。对于“寻根小说”的成因，学术界有各种解释，有人认为是由对既往文学过于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反感，一时间呼动而起；有人认为“寻根小说”的出现是顺应了新时期不断增长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热”在文学界的反应；更有人认为“寻根”的口号并非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过是作家们那种灵感式的冲动产物。这些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但“寻根小说”形成潮流无疑导因于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对其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意愿和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在韩少功、阿城和李杭育等人那里，一方面对几年前不少青年作家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的现象作为完全正常的一个过程表示审慎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们质疑西方不能作为“本体”的“方法”，认为“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是局限于十分浅薄的层次里的”^①，在这样一些认识前提之下，“寻根”作家将其文学和文化活动落实于重新接续于民族文化命脉的基点上，与其文化观点和文学主张一致，“寻根”作家创造了一大批肯定和阐扬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人格魅力的作品。但在另一方面，“寻根”作家的文化认同显然又是极不自信的，在八十年代中期启蒙主义的总体情境和现代西方文明大规模涌入的历史制约之下，他们的文化“寻根”显然又绝非单纯的文化追怀，作为已被现代文明所深刻铸造并且充分享受其现代果实的文化主体，纯粹民族身份的构建及民族文化的接续注定要面临困难。这样，便产生了李杭育所说的“文化的尴尬”和阿城的感喟：“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是多么的糟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②，这里透出的“寻根”作

①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②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

家民族认同的虚幻性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的偏执与内在矛盾已经是显而易见了。可以说，当时的文化“寻根”正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又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矛盾几乎表现在所有“寻根”作家的作品中。“寻根小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对其文化和文学史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其偏执的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和创作使其丧失了开阔的文化气度和多元胸怀，另一方面其创作实践又显示出愈来愈接近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前者是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批判和审思现代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一种现代思想文化启蒙。“寻根小说”文化理念的错位和文化立场的游移昭示了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困惑和文化危机。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中，“寻根小说”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对小说深邃的历史文化观照和整体象征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取得，它对此前小说泥滞于社会写实层面的突破与超越及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法的接纳，均对八九十年代小说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十年代不断生长的现代主义因素对于挑战此前小说现实主义“独尊”的局面是功不可没的。现代主义因素第一次集中显示是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的出现除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直接影响和“文革”后作家丰富复杂的历史感受和现实心态需要寻求具体化的表达原因外，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试图通过形式上的实验来挣破旧有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局面，并进而反抗当时的文学秩序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当然，指出王蒙等人“意识流小说”主要从形式方面突破旧有文学秩序并不意味着没有内容上的创新，实际上，它导致了文学对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尊重和表现，只是相比较而言，其形式和技法层面上的突破远比后者巨大。真正在思想意义上、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段方面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现代派小说”。

二

“寻根小说”对于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现代派”小说对于非理性生命体验的书写使得它们均都透出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文深度，也充分表现出人性的提升和存在的超越意问。虽然“现代性”极为重要的价值原则“理性”在它们这里遭到了质疑的反抗，但其质疑与反抗的价值基点仍然是本真状态的、非异化的或者是符合作者张扬的伦理原则的。“寻根小说”也许较多地书写了“理想”的溃败与失落，“现代派小说”也是充分表现了荒诞与虚无，但是它们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的寻求却也是不屈不挠的，即使是在着力书写生存的丑陋与充满焦躁混乱的精神幻象的残雪那里，对自我世界的守护与固持也是相当明显的。可以说，生命的敞亮，自我的超越、人性的提升和理想的追寻这些现代性的重要问题仍然是二者的精神关切。

几乎就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形成潮涌的同时，一种激越的叙事实践也已经初露潮头，这便是“实验小说”的潮流。由马原开始，这一小说潮流在八十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坚作家，其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挑战便是以所谓的“后现代性”对八十年代现代性启蒙和叙事及“现代派小说”现代主义的精神意识和审美追求进行解构，启蒙主义小说最为基本的价值目标诸如理性、主体、人道、自我、人性、超越、解放、历史、进步、伦理、真实、审美、价值、意义等现代性诉求均被作为“宏伟叙事”而遭拆解。在“实验小说”这里，作者已经不再希图通过在文本之中注入自己的价值评判与精神情感以建立其主体性。正如其代表人物孙甘露所表述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世俗的情感被我的叙述谨慎地予以拒绝。”^①当“实验小说”将主体评判、人性价值

^① 孙甘露：《请女人猜谜》，花城出版社1993/6

和历史真实从写作中剥离之后，其所剩下的不过是一片虚无，在“实验小说”家那里，现实是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整个存在都是虚构的。因此，他们共同致力于丧失现实指涉、丧失与时代和读者间进行对话可能的构建。这样，小说写作不再是艺术，而蜕化为单纯的技术操练，空缺、戏拟、反讽和碎片化的感觉完全演变为文本设谜的游戏。“实验小说”的文本游戏使其丧失了普遍的读者基础，这也是导致其在短暂的兴盛之后便趋疲软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结果并非能够取消其历史的合法性。实际上，“实验小说”的潮涌，除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一定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氛围外，主要应从文学史创新的角度寻求原因。中国新时期文学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焦虑，这便是“影响的焦虑”，摆脱影响，寻求创新，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潮流变更迭现的内在动力，新时期小说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西方二十世纪的小说潮流大部分已在中国操练了一番，唯有法国的新小说、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未曾操练，它们直接导引了“实验小说”的诞生。应该看到，“实验小说”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对中国本土的现代性进程是一个预示和警策，而且在文学史意义上，它对当代小说艺术表现手段的丰富及发展空间的拓展，它对后续小说潮流的影响与启示，均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实验小说”后现代式激进的叙事实践因其对技术操作的执迷及对时代与现实的规避使其丧失了普遍的读者基础，这样，表面上与其对峙的“新写实小说”的广受欢迎便是极其自然的了。大多数论者在为“新写实小说”进行历史定位的时候，都强调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格局之中与已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之间的对峙关系，而且尤其强调对当时被纳入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的“实验小说”的反拨，实际上，后面一点无疑被过于放大了。虽然“新写实小说”的写作姿态、世象描摹、情节铺述和平实的叙述及较弱的形式探索方面与“实验小说”有着明

显的区别,但是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却表明了二者实质上的一致。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文学史事实,即“新写实小说”与“实验小说”是两个几乎同时涌现的小说潮流,在“新写实”作家进行文学创新的时候,“实验小说”根本未构成超越文学传统,他们所要克服的,显然只是在此之前已经雄踞文坛的文学陈规,这自然包括了已有的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新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在九十年代初开始走向合流也昭示出二者的深层关联。更为重要的是,“新写实小说”在以后解构八十年代后期前的现代性启蒙叙事及其文化价值理想方面也与“实验小说”达成了“共谋”。虽然其写实策略的征用使得这种解构貌似温和,但是实质上一样是不留情面的。“新写实小说”主体的退场、意义的缺席以及“人”的危机使其展现的“仿真”空间不过是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图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小说中的人物均都无奈地承受着命运的播弄,自然,他们也有挣扎,甚至也有奋争,但是他们丝毫不是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启蒙主义所指称的“人”,更不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抵抗沉沦和反抗异化,而且“新写实小说”中的所有反抗无不是以对既存现实的屈服为结果的。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目睹的是社会与日常生活令人震惊的吞没力量,软弱而卑微的人们只有在无以超拔中沉沦。

三

“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对于终结价值的舍弃和对旧有意义模式的拆解,以及后者对于现实生存的书写直接开启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涌现的“晚生代小说”。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无论是创作思路、表现手法,还是小说的叙述风格以及各自的文化背景、所受影响,都有明显的内在差异,但是在与“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内在联系方面,却又有一定的同一性。“晚生代小说”作家在对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文学叙事成规的